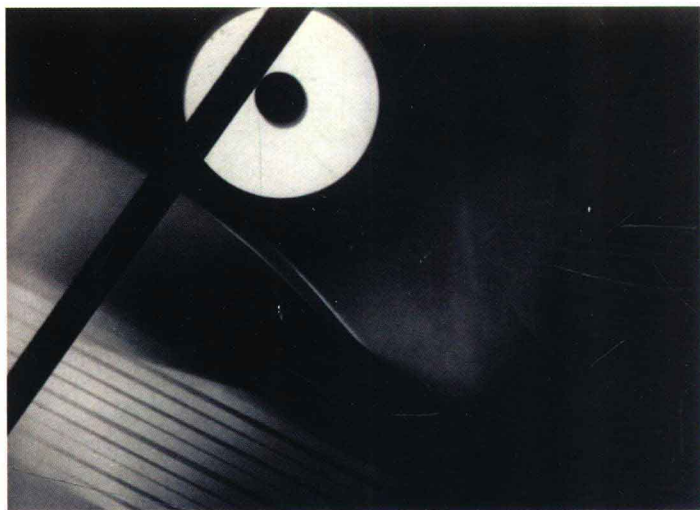


精典文库 052 KLASSICS



诱惑者

Mefisto

John Banville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诱惑者

Mefisto

John Banville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著 金晓宇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诱惑者/(爱尔兰)班维尔著;金晓宇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11

(精典文库)

书名原文: Mefisto

ISBN 978-7-305-12198-2

I. ① 诱… II. ① 班… ② 金… III. ① 长篇小说—

爱尔兰—现代 IV. ① 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4687 号

Mefisto

By John Banville

Copyright © 1986 by John Banvill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ED VICTOR LT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3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279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精典文库

书 名 诱惑者

著 者 (爱尔兰)约翰·班维尔

译 者 金晓宇

责任编辑 沈卫娟 沈清清

照 排 江苏南大印刷厂

印 刷 南京玉河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50 千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12198-2

定 价 26.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珍妮特

诱惑者

Mefisto

I

牵线木偶

—

生命的开始是个偶然。我常常在想那个小小的泳者，在同类的中，他孤零零的一个，发狂似的游向那烈日炎炎的小镇、那白色的房间，而他的卡斯托耳^①已经死了。真是奇怪，一个与成堆成群的数字如此有缘的生命会开始孕育，像是在镜面的中间戏剧性的一闪，来到了命中注定蕴含了双生数学奥秘的子宫。生命的终结也是偶然。

当然，我还想到了那个孤身一人幸免于难的波吕丢刻斯^②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

① 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卡斯托耳和波吕丢刻斯是斯巴达王后丽达所生的一对孪生兄弟，常被合称为狄俄斯库里兄弟。哥哥波吕丢刻斯的父亲是宙斯，拥有永恒的生命；弟弟卡斯托耳的父亲是斯巴达国王廷达柔斯，为凡人。

② 同上。

在我们的家族里，像我们这样的不是头一个。在我母亲的娘家，也曾经有对双胞胎，同样是同卵双胞胎。不过他们都死了，只活了短短一天。可惜没把他们装在瓶子里制成标本，那样我就可以把他们作为我的吉祥物了——我的两个幼小的舅公，身体是半透明的，攥着小拳头，在保存液里皱着眉头。还有一个更微妙些的例子，是我的外祖父杰克·凯和我的祖父斯旺以及他们各自的小个子妻子，这两对也可以称得上是对称的。就这样，这个世界狡黠地用胳膊肘儿轻轻捅捅我们，向我们展示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偶然的世界，告诉我们世界其实就是这样的。我能继续前行。我会继续前行。我也有我的等式，我的对称性，并且我会坚守这些。

我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她肚子里怀着的孩子有些异样的？天使长说了些什么？二元性使她着迷，像瞥见镜中的倒影——当然，那是完全的重合。一对在洋白菜地里昂首阔步的喜鹊，让她吓了一跳。一些熟悉的俏皮话现在对她来说突然有了新的含义：一个荚中的豌豆，两只新别针，粉笔和奶酪。也许她时不时地想象着，她能听见我们从拥挤不堪、羊水好似一片海洋的羊膜腔里发出的低声吟唱和微弱的哭泣。

她自己也在经历着一种双生。与其说她在发生变化，不如说她成了另外一个人。她的脚踝肿胀，臀部变厚。甚至她的肩膀似乎也变宽了，里面塞进了柔软的肉。她开始把她的头发向后梳成乌黑紧致、闪闪发亮的两片，然后在脖颈后用网罩扎成一个圆发髻。当她出门去阿什伯恩庄园时，杰克·凯悲伤地凝视着她，说：

——我的姑娘这是去哪儿呢，我的小姑娘？

她面无表情、也斜着眼睛望着他，在这瞬间他清楚地瞧见了他自己的母亲的影子。他摇摇斑白的大脑袋。

——哼！他悻悻地说道。你现在可是一个女人了。

我想象战争的最后一个春天时她的样子。在我的脑海中，那是另一个版本的她，不是快要成为我母亲的那个她，也不是杰克·凯失去的那个女儿，而是一个陌生人，沉默而神秘，带着忧伤的微笑，像是某幅古老的油画中沐浴在褐色海光下的深肤色的圣母玛利亚。她承受的负担像是重重的悲伤，坠在她的心上。这种奇异的天罚可不是她自己主动要求的。她开始感到一种隐隐的厌恶。血、撕裂的肉、像嘴唇一样张开的渗血前的伤口，这样的东西总是使她充满恐惧。在肉铺里，她不敢抬头看那些吊起来的苍白的肉块；粉红色的血汁悄悄从这些肉块向下滴到撒着锯末的地面上。她感到浑身伤痛，发热肿胀。煮熟的洋白菜、煤焦油还有皮革的味道使她恶心。种种景象盘踞在她的脑中，裂开的鸡蛋、脏兮兮的抹布，仿佛她的大脑极度渴望着什么东西来折磨她自己。她无法入睡。

——我不舒服，我感觉不舒服。

——你应该祷告，孩子。

他的眼睛在窗格栅后面闪着亮光，他微笑着做着鬼脸，露出了他的牙齿。她能闻到他呼吸中有圣餐葡萄酒的味道。

——我害怕。

——怎么回事？

——我害怕，爸爸。

——哦，好吧。请圣母来救你吧。

生活里的一切都向她逼拢过来。她父母在阿什伯恩租住的小屋被收回，只好过来和她一起住。她的母亲已经在为死亡做热身，不久便住进了郡医院，淡出了大家的视线。杰克·凯仍住在这儿。他在房间里默不作声地踱着步子，用他悲伤的眼睛望着她，好像不知怎的一切都是她的错。

她无法平静下来。她感到窒息。她常常出去漫无目的地走很长时间，拖着臃肿的身子穿过镇子，然后沿着镇子外面的库尔曼路一直走下去，一直走过那个垃圾场。有一天，一只刚刚死去的乌鸦从一棵树上摔下来，正好掉在她的头上。她不知道是应该笑还是应该尖叫。一连几个星期，她都忘不掉乌鸦忽然坠落时发出的扑通声、羽毛的噼啪声，也忘不掉那个软绵绵的蓝黑色物件滑落在她面前时的感觉。这个夏天很热。欧洲是一片废墟。当她茫茫然走回家时，发现杰克·凯坐在前门旁边的窗台上，粗大白皙的双手拄着拐棍儿的曲柄，还一边晃荡着一条腿儿。她说：

——钥匙在哪儿？

——钥匙？什么钥匙？我不知道什么钥匙。

——那儿！总放在那儿的！

他温和地看着她狂怒地掀起门前的垫子，然后用手指着那里。一只甲虫敏捷地逃命去了。她猛地把钥匙插进锁孔。门厅里的空气阴湿，散发着沉默而愠怒的气氛，仿佛里面刚刚有什么东西在鬼鬼祟祟地活动，却突然被打断了似的。她张开嘴想说什么，但喘息

着作罢了。杰克·凯在昏暗的光线中什么也看不见，差点儿撞到她的背上，咕哝着退后了一步。她靠在墙上，双手紧紧搂抱在胸前。她转过身来，面对着门口的光线，只见她面色铁青，身上的汗水闪着光。

——去叫人来，她有气无力地说道。快！

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夏日的骄阳满照着卧室。蕾丝窗帘在敞开的窗口懒洋洋地飘拂。一切显得那么残酷无情。她躺在床上，痛苦而缓慢地翻来覆去，用胳膊遮护着脸，仿佛一群人踩在她的身上无声而凶猛地厮打着。杰克·凯也跟着她来到了楼上，站在门口，瞪大眼睛凝视着她。

——出去！她嚷道。出去！

她终于明白在自己的身体里有个活物是什么滋味了。活物。

杰克·凯走下楼梯，三步一回头，看看卧室的门，嘴里嘟嘟囔囔。她这么冲他嚷嚷是不对的，简直像个疯女人。他小心翼翼地打开前门。这是一个普通的夏日午后。他驻足听了一会儿，然后走了出去，随手把门带上，用脚后跟顶着门帘，让它轻轻地落下。去叫人来，他喃喃地说道，一边不满地摇摇脑袋，快快！他朝地上啐了口唾沫。这时一条狗朝他跑来。他举起拐棍儿，那狗舔舔自己的薄嘴唇，吓得连连后退。这拐棍儿重量合适，在他手里很称手，是用上好的马六甲白藤制成，因为常年使用而有了一种蜡质感，还带有一个纯银镶圈和一个钢制包头。他皱皱眉头，想回忆起他是在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地方得到它的。某个片刻，他想到了死

亡，然后用手扶扶自己的帽子，让帽子的边缘斜遮住一只眼睛，接着不慌不忙地穿过广场。他没有听见身后楼上窗户里传来的一声叫喊，也没有听见接下来较为微弱的哭声。那哭声颤抖，越来越低，好像一只小手慢慢地沉入水中。

二

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我还有一个死去的兄弟的——如果说有的话。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是一场小小灾祸的幸存者，而且那灾祸的余波仍依稀在我的体内回荡。我从教科书中了解到，孕育出我们的这种神秘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在单一受精卵发育的早期阶段，某种小小的差错致使胚盘原线开始进行二元分裂繁殖。我倒愿意把这想像成一张粗俗下流的海滨风景明信片上的如下场景：一个胖女人，长着苹果似的脸颊，丰乳肥臀，被她疯狂的小个子情人劈成了两半。然而，原因不是重要的，只有结果才是。我们躲过的危险有很多。我们有可能长成连体婴儿，其中的一个可能会被另一个抽干血液而死掉，或者干脆我们互相把对方扼死。我们躲过了所有这些，终于浮出了水面，大口喘着粗气。我是第一个到的，我的兄弟是可怜的第二名。一个筋疲力尽的泳者，他淹死在了空气中。当杰克·凯最终把我父亲叫回家的时候，我父亲吃惊地望着这一场景，呆住了：一个婴儿在他母亲的怀抱里啜泣，而另一个与他一模一样的婴儿毫无生气地躺在床单上。

我母亲害怕我也会死掉。因为杰克·凯提醒她，他的兄

弟——也就是她娘家的叔叔——是如何活了一天后就夭折的。她热切地对我悉心照料，希望我能活下来。她不让我离开她的视线。她把卧室衣柜的一个大抽屉当成我睡觉的小窝。我能想象到我那时躺在里面的样子，出奇的安静，慢悠悠地活动着略显罗圈的胳膊和腿，像一只被翻转过来受困的乌龟。当她俯身看我时，我好奇地皱着眉头望着她。我仿佛一个由遥远陌生的地方归来的旅客，茫然凝视着她。晚上，她醒着躺在那儿，倾听这个新生命发出的鬼鬼祟祟的声音、挪来挪去的动静和轻柔的叹息，还有时不时发出的听不清楚的不耐烦的呼喊。后来，在我学会走路、可以单独呆在自己房间时，我咿呀学语的声音，好像流水急速的汨汨声，仿佛一种隐秘的语言，使人们很不安。听起来就像是我在与什么人交谈。每当听到我发出这样的声音，楼梯上的母亲总会在我的房门外驻足，而我也会因为听到她的脚步声，立刻噤声。我们两个会这样警觉地、一动不动地呆很长时间，听着自己莫名悸动的心跳。杰克·凯会一边颤动着他的八字胡，一边大声说出内心的疑惑：这个孩子是不是脑子有什么问题？

在我生命头几年的记忆中，这个困惑的小男孩是在警觉的孤独中小心翼翼地度过的，现在回想起来，我感到一种温柔的挂念，但也夹杂着一丝轻蔑。我依恋这座房子。透过我卧室的两扇小窗望下去是一座广场，我像躲在一颗头颅里。我觉得自己不是完整的，也不是完全真实的。童话故事让我着迷，那里面有些令人沮丧又备感熟悉的东西：疯狂的逻辑、不连续性和命运的随意与残酷。我曾被带去看一场马戏表演，我现在还记得那里的喧哗声、闪烁的

灯光、放响屁似的铜管乐队，压烂的青草的气味不合时宜地从座椅间飘散上来。有翻筋斗的侏儒、玩蛇的女人，抹着发油的柔术演员瘦得像薄薄的刀片，他坐在自己的尾骨上，摆出各种极度痛苦的造型，表情冷酷超脱，仿佛一个春画画家在展示自己的作品。不过，真正吓坏我的是那两个小丑，他们有长着尖角的脑袋、橡皮大脚、四下弥漫的古怪的叫嚷声，他们不停地互相捉弄，当中的矮个子先是站在那儿号啕大哭，仿佛很痛苦的样子，然后突然旋过身来，抡圆了膀子猛扇了瘦高个儿同伴一记耳光，表情冷若冰霜。整场演出期间，我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凝望着脚下灯光通明的马戏场，像格林童话中那个渴望学会战栗的男孩那样，心中充满惆怅的渴望。

我母亲常带我出去散步；我先是坐在手推婴儿车里，后来被用保护带拴着在她前面蹒跚而行，再后来被甩在她后面，沿着灌木篱墙慢吞吞地越落越远。有时候，我们会走很远，来到阿什伯恩，在杂乱不堪的庭院里徘徊。她指马厩后面的小屋给我看，告诉我她就是在那儿出生的。阿什伯恩是她永远的田园牧歌。大房子里的生活，她只能在一旁远远地徘徊、热切地渴望，那生活在她的记忆中是一场伴随着绿色草坪上你来我往的网球击打声的慵懒的哑剧，又是严寒清晨从远处传来的猎手的咩咩的号角声，一个窄小而遥远的场景，然而细节清晰而详尽，还荡漾着银铃般微小的笑声，宛如瞥见一幅描绘十八世纪的贵族在斑驳的林中空地游戏的画作。小屋就坐落在这美丽的田园景色当中，“青蛙国王”杰克·凯曾经统治着这里。对这儿，我母亲的记忆更加精确，白粉墙、茅草

屋顶上的大老鼠、星期六晚上摆在火炉前的锡浴缸、在厨房门口的阳光下单腿独立的花斑母鸡。当然，还有无休止的争吵、喊叫、掴耳光。现在马厩快要崩塌，杰克·凯曾经干活儿的铁匠铺也沉寂了。一天，我们在杂草丛生的小径上走着，来到一棵大树下，在那儿我们碰到了基蒂小姐。她是阿什伯恩家族最后的一个人了，是一个老处女，长着一个大鹰钩鼻子，显得心烦意乱，还有些邋遢，头发乱蓬蓬的。她起先还平静地和我们聊了会儿，接着态度突然变了，她命令我们离开她的庄园，还一边挥舞着胳膊一边大声嚷嚷。

还有其他奇特的遭遇，其他吓人的事情。关于我的斯旺祖父，我只记得这么一个场景：在他皇后大街的小房子里，他仿佛一尊巨大的雕像，坐在床上，哈哈大笑。那是一个复活节的早晨，那年我五岁。他卧病的房间有烟斗的烟草味儿和尿臊味儿。床边的窗子敞开着。刚下过雨，窗外阳光闪烁。斯旺祖父刚刮完脸，水盆、刀片和一小面镜子还摆在他旁边，睡衣的领子上还沾有一滴新鲜的血渍。他的双手颤抖，但除此之外，他看上去精神很好。可是，他快死了。我感觉到气氛凝重。有人用坚硬的手指戳我的后背，我不由自主地往前迈了几步，敬畏地望着老人整洁的白眉毛、大胡子和玛瑙色的指甲，他铁灰色的头发向后梳成一绺绺的，就好像有什么力量在往外、往上拉扯着那个脑袋，拉向窗子，拉向外面亮闪闪的屋顶，拉向春季的天空，那淡蓝色冷冽的天空就像他的眼睛。他肯定对我说了什么，可我只记得他的笑声——那与其说是声音，还不说是一种围绕着他的什么东西，就像一个光环，而且这光环一点儿也不温柔慈祥。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死亡似乎是一种无形的

险恶的欢乐，坐在那个散发着恶臭的小房间里，等待着我。

然而，我有点疑惑。这个场景真的是斯旺祖父的真实写照吗？还是我在自己的想象中，在那个复活节早上，一厢情愿地用另一个更健壮的老人的形象替换了那个即将死去的人？我指的是杰克·凯。那笑声，那使人害怕的指甲，中间有些泛黄的钢丝刷似的大胡子，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不是吗？杰克·凯。在我看来他总是八十岁。他脸上的风霜岁月，像象征坚韧的徽章，他依然冷酷而好斗。现在还是让我交代完有关他的事吧。他以前住在阿什伯恩，在铁匠铺干活。他时常喝得烂醉如泥。他与一个叫玛莎的结了婚——她具体叫什么我忘了，总之是那所大房子里的一位洗碗女佣。他们有了孩子。可他们并不幸福。

至少玛莎是如此。关于她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她和斯旺祖母差不多是同时死去的。在记忆中她们俩的形象重叠在一起：两个备受欺凌的老女人，不知为何，要比现实中的形象显得矮小，穿着黑色的衣服，浑身水肿，总是觉得不舒服，总是抱怨。她们说话的声音细弱且模糊，像是护墙板后面老鼠的窃窃私语。她们应该产生些影响，应该贡献了一两个基因，然而她们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印迹。在遗传上，她们不是她们男人的对手。不过仍有一丝关于她们的记忆留在我脑中，虽然她们俩都不曾在其中出现，但这记忆是她们给我的灵感。那是一个阴雨有风的初秋天，天空低垂着鸽灰色的浮云，闪光的人行道上贴满了橡皮膏似的落叶，一只空垃圾桶在马路中间滚动。有人告诉我老奶奶死了。这消息不但没让我感到悲伤，反而不可思议地使我感觉振奋。我站在马路上，突然被一

种温暖舒适的兴奋感充满了，这种感觉无法解释，但隐隐约约与生命有关，与未来有关。我不是在想那个活着时的女人，她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她死后，她却变成了我心灵的神秘试金石之一，那些一想起就给我慰藉、在冥冥中支撑着我的东西：走失的小动物，适宜入画的穷人，海上的大风警报，圣方济各会修士赤裸的双脚。

我不知道死去的是她们两个当中的哪一个。就让我用那个道路上闪烁着银光的雨天景象，作为对她们两人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纪念。

在这些早期的记忆中，我父亲的形象遥远、神秘而又异常生动。他的工作是为一个粮食商人做理货员。他身上散发着谷壳、灰尘、黄麻以及各种干燥物品的味道。他有哮喘病，一条腿也不太好。他是个寡言的人，无论是想和他谈天气还是威胁说要杀了他，都不能打破他的沉默；他的这种沉默在我们家里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像是很久以前传来的一记沉闷的鼓声，明明声音已消失，人们仍能模糊地感受到它令人不安的余韵。只要他一出现，哪怕只是不苟言笑地短暂露一下脸，那么即使是最平常的场合也会平添一种神秘的迫力。有次他让我坐在他自行车的横梁上，载我去福特山玩。那是九月的一天，风和日丽，石楠花正在盛开。我们坐在一条沟渠边上，一边吃三明治，一边喝着温乎乎的牛奶，牛奶是我母亲灌在汽水瓶里，然后再用纸团塞牢带来的。在我们背后高耸的山坡上有一座疗养院，它掩映于松林之间，只露出陡斜的屋顶和

一组高大的烟囱，不对外开放，一派寂静，充满诱惑。朦胧中，我漫不经心地幻想自己斜倚在疗养院的门廊上，裹着毛毯悠闲地小睡，背后是疗养院洁白耀眼的建筑，夕阳在我的面前缓缓落下，不知何处的收音机播放的舞曲轻轻地飘入耳中。父亲戴了一顶鸭舌帽，穿了一件面料厚实、有方形下摆的外套，外套的尺寸有些大，还有股樟脑丸的味儿。他指给我看一只在天穹盘旋的老鹰。

——会啄出你的眼珠来，他说，这些小家伙。

他个子不高，长长的胳膊，一双罗圈腿。他的脑袋很小，使得他的身躯显得比实际上要大。这样的四肢，瘦削的脸庞，还有长得紧靠在一起的黑眼睛，使他看起来有点像那些矮小的长着黑头发的古代战士——皮克特人或是菲尔博克人，我不清楚，总之是那些游荡在历史的遥远边缘的人物。我仿佛能看见他穿着兽皮和尖头鞋，一瘸一拐地穿行在暮光笼罩下的蕨树丛中。一个被复仇之神所遗漏了的小个子男子。一个幸存者。

有时候我发现自己在做这样的梦，梦里的童年是一个无休止的节日，成群的金发儿童沐浴着阳光蹦蹦跳跳地掠过大街小巷，欢笑着。我几乎能看见他们的束腰宽松外衣，穿着凉鞋的脚，以及那些穿着白色长袍站在橄榄树荫下慈爱地望着他们的长辈。肯定是我看到过的什么场景助长了这种雅典派的幻想，或许是夏天的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孩子们在玩捉人游戏，所有的房子都敞开在温柔的空气中，母亲们站在家门前的台阶上聊着天，谁家的姐姐有生以来第一次涂着口红，在楼上凭窗眺望。